

宋元學案補遺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二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六).....清 王梓材 輯 四 明 一

理學備考正編二卷副編一卷.....清 范鄰鼎 撰 青 照 堂 二 三 三

宋譜纂要一卷.....清 李元春 輯 昭 代 三 三 九

觀感錄一卷.....清 王欽 撰 昭 代 三 四 七

南行述一卷.....清 李 頤 撰 昭 代 三 六 一

東行述一卷.....清 王心敬 撰 昭 代 三 七 九

釋道總傳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續高僧事略一卷.....宋 釋元敬 撰 武 林 掌 故 三 八 七

演釋紀四卷.....明 釋株宏 輯 雲 南 四 〇 五

西華仙籙一卷.....清 釋圓鼎 編 昭 代 四 五 九

忠義總傳

昭忠錄五卷附錄一卷.....明 周 環 輯 武 林 掌 故 四 六 七

江陰節義略一卷.....明 張佳圖著 陶社 五五五

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清 何樹崙附注 四 明 五六三

民 張壽鏞補注

民 馮眞群

清 劉慈孚輯

清 虞琴繪圖

四明人鑑三卷.....四 明 七二三

wt96/02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略補遺

後學 鄧 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蘇氏先緒

職方蘇先生序

蘇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其先趙郡樂城人也先生讀
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慶曆初詔州縣立學
取士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
仕先生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進士起家蜀人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
自蘇氏始季子洵與其二子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

所宗 元豐
類稿

蜀學之先

侍郎蔣先生堂 父九皋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父九皋賢聚書延客以教諸子先
生在伯仲間穎特秀整不勉而學益進祥符五年登進
士甲科授楚州團練推官歷遷左司郎中知杭州會高
選名臣以殿右蜀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偷浮不

識敦本前守如張乖崖承寇亂甫平一切權宜務安遷

俗後之來者以爲治蜀適然耳而又增益侈費十倍于

前先生曩官于眉習知敝俗常曰國家承平百年聲教

萬國蜀士學尙不減鄒魯惟此習俗尙安餘風二千石

恬而不悟豈承流宣化意耶乃與學校省府傳凡過泰

無名之費姑息不正之事多所裁革移知河中府再知

杭州蘇州卒年七十五特贈尙書吏部侍郎先生學問

道本原議論依名節其行己也直其從物也裕治蜀日

常召高才碩生會試府寺親校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訖成而移蒲中其後轉

使毀之以增廨舍旣而常山宋尙書至府聞其事歎惜

久之且欲成先生意乃卽其舊趾建文翁祠祠之有文

集二十卷 胡文
恭集

雲濠謹案先生文集曰
吳門集見宋史本傳

附錄

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公因廣

其舍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

李端叔偶述曰胡文恭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

昔爲諸生嘗受學于蔣公因卽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
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
者非所望于故人也願卽徹之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
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
語人曰識必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
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

蘇氏家學

提刑蘇先生渙

附楊異宋輔

蘇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眉山人贈職方員外郎序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少穎悟職方自總以家事使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
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
蔣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先生曰有父
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堂益以此賢之曰以
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爲寶雞主簿永康
錄事參軍以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通判閬州閬人鮮
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先生禮之甚厚職方沒葬逾月芝
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罷知未陽提點利
州路刑獄卒年六十有二好讀書老而不衰

變城集

附錄

子由表其墓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
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于
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
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
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
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于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
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
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
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
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
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于俗轍懼弟子之日怠也故記
其所聞以警焉

補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梓材謹案雷太簡上張文定書薦先生言其出張
公門下又薦欲使代黃東爲郡學官是先生固文
定門人也又案東坡祭韓魏公文有云父子
昆弟並出公門是老泉父子並及韓門矣

老泉文集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爲不善于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

蘇氏族譜亭記

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族譜引

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竊錯得聖人之權

其失也流而爲詐

上田樞密書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

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

史論上

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

諫論下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踐巨人跡生稷爲周始祖次妃曰簡狄吞燕卵生契爲商始祖吁此史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虬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子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嘗妃論

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

子

知聖人汗論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

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

辨姦論

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

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于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

子無取焉

太玄論

蘇氏權書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

宋元學案禮遺

卷九十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嶮鄧艾縋兵于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直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說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手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

宋元學案禮遺

卷九十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術心

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

其憂在蜀也強弱

王伯厚曰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

夷陵也

蘇氏衡論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

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于上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氏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惴惴于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隕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慮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任

附錄

先生自序洪範圖論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竅吁可

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痛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喪經而擊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祕復二圖一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歐陽公誌先生墓曰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愷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尊其學其文以爲師法張安道表文安墓曰歐陽永叔一見權書衡論目爲荀卿子獻其書于朝由是名動天下爭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古靈挽之曰禮闈儀新奏延英席久虛自從掩關卧無復草玄書東府先生誄西山孝子廬誰言身後事文止似相如

蘇魏公挽之曰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到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己文章有系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曾南豐序先生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

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于此于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于此于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東坡祭范蜀公文曰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邵氏聞見錄曰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爲戰國縱橫之學云

龜山語錄曰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于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敵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敵然後致太平爾曰纔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見天

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敵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

劉子卿曰今西蜀文學之盛自先生父子倡之世調之蜀學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其可惜也

朱子答汪尚書曰王氏蘇氏皆以佛老爲聖人於此可

驗其于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于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誅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于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尙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于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

又曰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

又曰今日之事王氏僅是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

梓材謹案以上兩
條總論兩蘇之學

朱子語類曰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王潯南議論辨惑曰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而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黃東發曰雷霆久蟄一旦迅烈天地爲之震動起視草木皆甲坼矣老蘇先生特起之學有焉然先生之學不及用于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于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溫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爲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

勢特未知能速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宋潛溪凝道記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傲有動
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
其一徇縱橫捭闔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俳浮
誕者恒倚之以爲重禮義廉恥則棄去而弗之恤使其
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

又序蘇平仲文集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
盛于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
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于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
知也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爲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卻引

洪景廬語景廬後老泉六七年傳者未之察也

老泉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詳范呂諸儒學案

州守雷先生簡夫

雷簡夫字太簡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奇老蘇里
居未爲世所知先生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

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三公自先生始知

老蘇云

邵氏問
見後錄

運使李先生師中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州判姚先生闢

文康葛先生勝仲

並見廬陵學案補遺

東坡師承

史先生清卿

附子炤

史清卿眉山東坡兄弟皆師事之子炤字見可官左

宣義郎博古能文嘗作通鑑釋文三十卷

姓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先生巨

梓材謹案先生爲東坡
兄弟與家勸國兄弟師

蔣氏家學

文穆蔣穎叔之奇

詳見廬陵學案

蔣氏門人

文恭胡先生宿

詳見濂溪學案

龍圖邵先生必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修撰呂先生陶

詳下東坡同調

老泉家學

補文忠蘇東坡先生賦

梓材謹案先生爲范文正公文集序云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于門下士之末豈非嗜昔之願也哉上文述鄉先生之言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又言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據其語前後則先生于歐陽韓富皆從遊其間而文正則其所私淑者也

雲濠謹案東坡幼時嘗學于眉山道士張易簡謂其教小學常百人見東坡眾妙堂記

東坡語要

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

宋元學案禮遺 卷九十九

九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源于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老莊之教以虛無淡泊爲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

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梁統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統以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死非命冀卒族滅悲夫

宋元學案禮遺 卷九十九

九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

人不知命者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

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南子之見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

故曰聖達節

東坡書傳

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貲或不貲未嘗少縱至于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其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

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詰酒

東坡文集

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于爲善而忸怩于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以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

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粢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此亦儒者之過也

教化之實已立則天下聳然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

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處于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于危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

莫若務去其貪

以上敦教化篇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夫子既歿諸子欲爲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論定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于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

子思論

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荀卿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韓非論

禍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于興土功

毒莫甚于奪民利

論治道

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滅于申韓哉由此言之雖

以孟子配禹可也

六一居士集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

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梃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堅執不顧期于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三十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怨已起矣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夫爲國者平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有徇義守死

之臣

以上上皇帝書

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禦

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膏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于德或全于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屠俯足世固多有

天硯銘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鏗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端石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十九

三十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以此書獄常思生

邁硯銘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叩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書李簡夫詩集後

東坡志林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免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日不能清淨也要且堅